



1. 消化生日 装置 丹尼斯·奥本海姆

2. 过早的预兆 装置 丹尼斯·奥本海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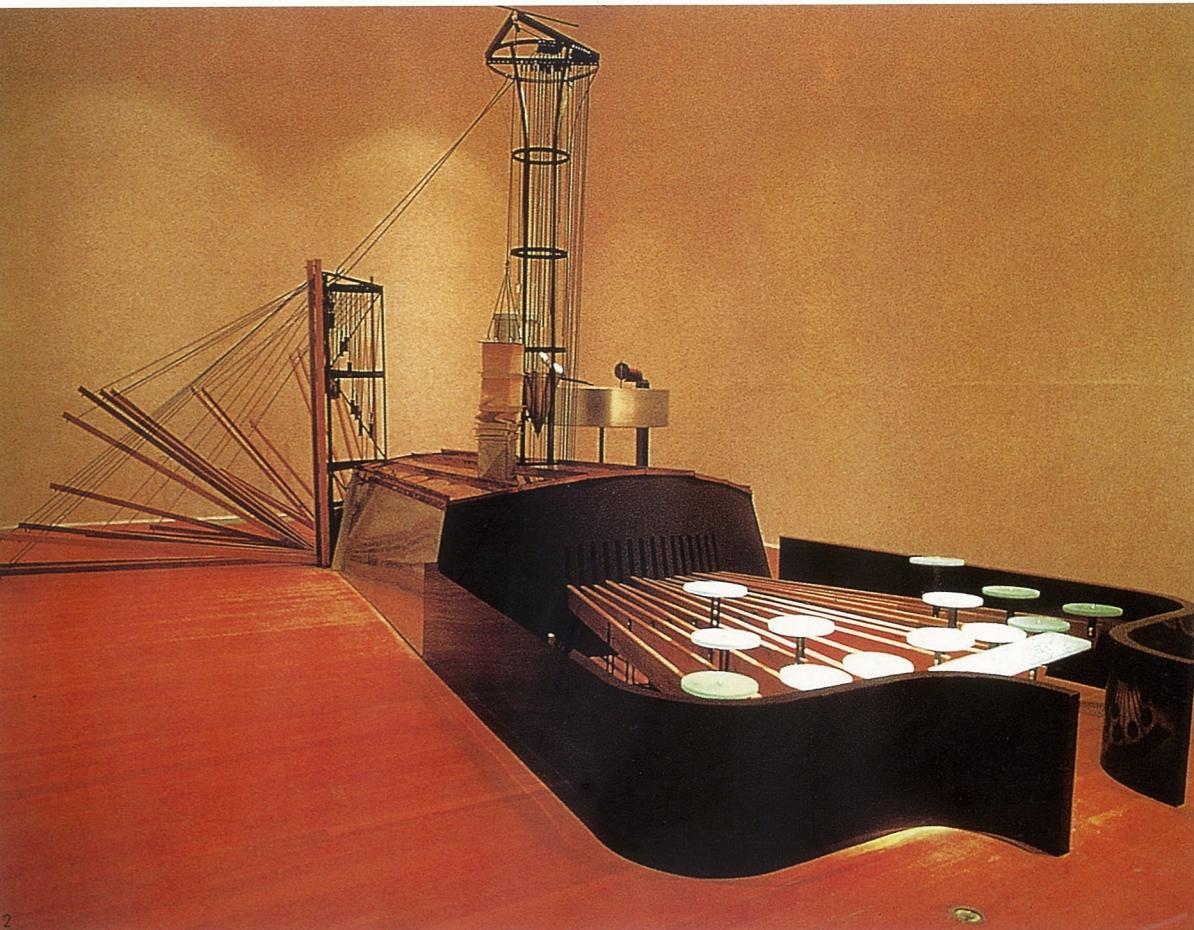
3. 在酒杯之间 装置 丹尼斯·奥本海姆

丹尼斯·奥本海姆的观念历程 ◎ 邓春蓉

The Ideological Course of Dennis Oppenhe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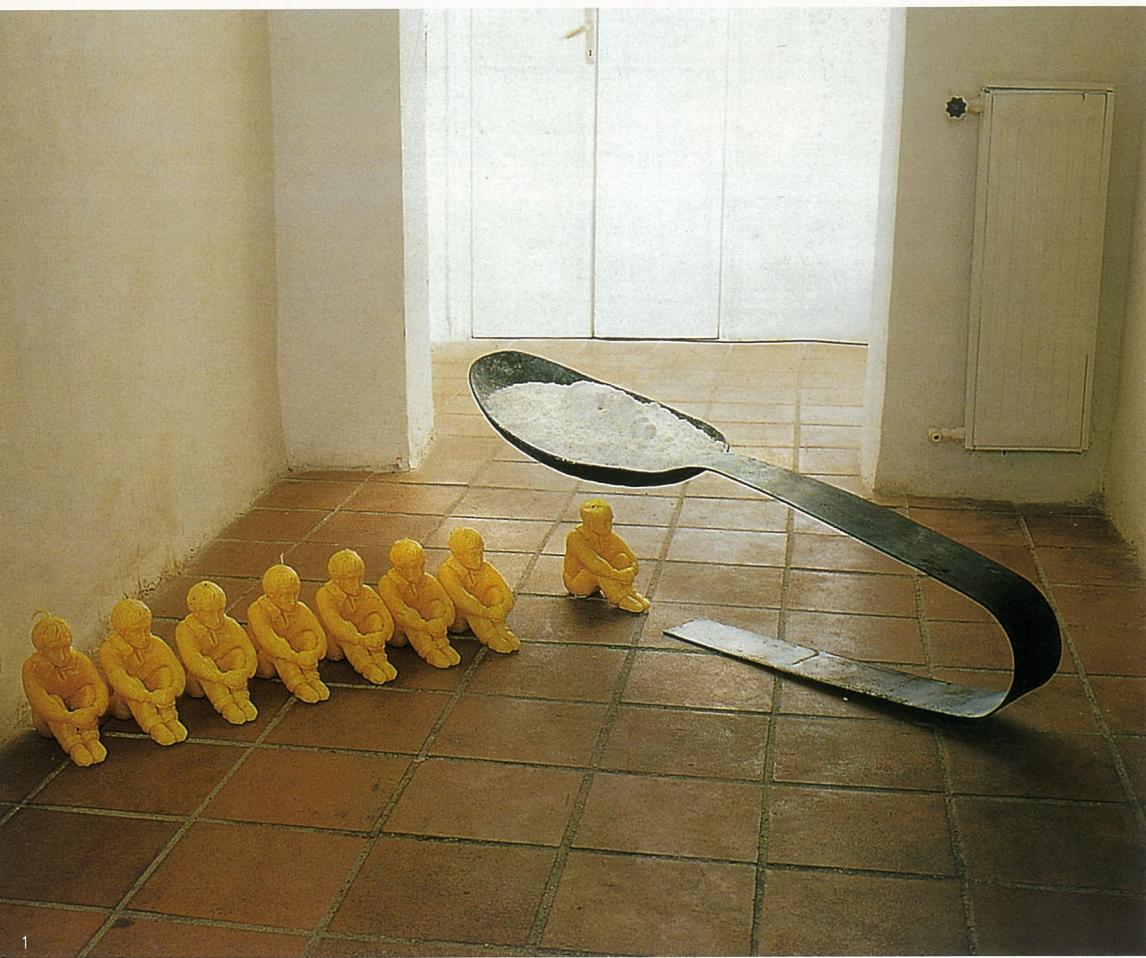
奥本海姆说：“我对于从地面上突起的物体不甚感兴趣。我认为其中隐含着对外部空间的修饰。在我看来，室内的一件雕塑作品是对内部空间的破坏，是对一种自足状态的不必要的侵犯。相反，把雕塑移开，把物体从某一空间掘出，而不是在某一空间上营造物体，这一非建设性过程更加令我着迷。”^①奥本海姆在初期的作品中就反映出了他的这一创作倾向。他所关注的不是常规的作品，而是他自己的个性化定义的作品，换言之，他的作品不是被置于某一空间或某一个地点之上的物体，而是某一空间或某一个地点本身。奥本海姆于六十年代后期的早期作品

中，表现出对于地面凹痕的挖掘事件的不懈追求。1968年的《时间线》中，是在冰冻的河面上开掘的一条一英尺深、三英尺宽、三英里长的凹痕。同年的《一小时奔跑》中，使用了一辆10马力的雪地机动车，在一条六英里的雪道上连续反复地跑了一个小时，产生一条深一英尺、宽三英尺、长六英里的凹痕。一条与美国和加拿大边界垂直的《边界裂口》——凿开了表面冰冻层的小裂口，切除的冰层厚4英尺、宽4英尺、长25英尺；以及与瀑布垂直的冰层沟渠开掘——使用汽油发动的电锯开掘的一条100英尺长的沟渠。此外，他还做了一系列的装置，其中的隐喻更加富于解构思想。如他在纽约布鲁姆·赫尔默画廊的装置作品，试图在画廊的环境中确认物质的存在方式的合理性——他拆除了室内的建筑中介，而把用来砌墙和地面的建筑材料的成分：石膏粉、灰泥、颜料粉末、锯木面、金属锉屑，靠墙堆成一堆，散于地面，形成了建筑物的空位现象，即应该被建筑物占据或者曾经被建筑物占据却没有被占据的某一建筑场所或空间，一种建筑物被拆解的地面效果。他的这种创作倾向和当时的文化背景不无关系：六十年代激进的社会批判思想，对于平等和自由的热切追求，对于传统的价值观念的颠覆，等等，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一方面，这是一个观念的世界——非物质化的纯理论领域——观念艺术成为艺术的哲学^②；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自然和人的世界，感官的、感受的物质化状态成为大地艺术、身



体艺术的一个部分。而奥本海姆在六十年代后期的作品正是属于这一类。把整个大地作为一个表面，在其上引入流动的符号的时候，艺术家发现自己正在与死气沉沉的物质状态打交道，而这种没有生命的物质性把他与大地拴在了一起，然后通过他，一个身体的媒介，他的每一个行为或者每一次介入，都让每一件事件恢复生机。他投入事件的流动之中，他作为符号的显现者、能量的转换者，存





在于这些事件之中。

七十年代初，他悄无声息地、孤独地进行着自己的身体行为艺术，也制作了一系列身体行为艺术的影像。对此，观众是可有可无的。因此，奥本海姆许多的身体行为艺术都发生在隐秘的私人空间之中，如那些导致他除去指甲的行为《修剪指甲》(1970)。艺术家也在行为中寻求转换、转变和交换，试图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以保证手段和语境之间的平等。这就是身体与环境的交点，行为在同一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完成，如《垂直渗透》(1970)，艺术家的身体在一个斜坡上滑行。于是，艺术家的身体语言变成了空间，这个空间接受的是身体的标记，这样一个过程，其目的不在于简单的“表现”转换的过程，而在于促使某事发生的过程，艺术成了一种酵素，催化某种视觉的、物质的、精神的和现实的认识。在17分钟的有声影视《气压》中，看不见的力量在脸和手上产生压力，而改变了脸和手的形状，手变成了一种行为的接受者而不是行为的发起者。影像《姜汁面包人》是关于消化过程的行为。一开始，一个象征性人形被弄碎，做成像肠子一样的长条状，用来填塞某一内部空间。再用这种物质去填充腾空了的胃部，它占据了胃部空间，并自行挤入一个长条状的槽中，进入胃的加工程序中。整个过程再次重复。这种转换过程与生命持续的过程交互作用，过程结束后留下的残渣，就是完成的作品。

七十年代末期，奥本海姆开始利用一些能够进行简单机械启动的装置，如熔炉，排水管，可以把压缩的空气排往各个分支结构之中的装置，以及一些控制装置，如滑轮操作模板或者网筛。在第一个《思想碰撞工厂》中就运用了许多这样的因素。思想的流动沿着这些途径和通道，注入不同的模板和铸模，成为观念和思想的加油站。八十年代，从《采矿的一种操作方式》、《第五季的地下记忆的提升和炼造》，《24小时活动》到《震荡的森林》(1982)，奥本海姆

试图对一种包含所有可能的运动、可能的形式的时空概念进行定义，于是采取了一种折衷主义的方式，这也正是那段历史时期的代表性方式，其突出特点是对后现代主义的假设进行诠释，即从一种不稳定的，但其生成和定义的过程具有延续性的平衡体中共同存在的因素里，挑选完全平等、完全可逆性的东西。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多元性，而这也一直是奥本海姆早期作品中的基本要素，只是在这里，此种多元性已经转换成另一种神秘的、不可穷尽的统一体，具有某种诗歌的、非理性的东西。这一时期，他作了一系列装置，《水晶录音机》(早期的一种报警装置)、《装配线》(带机械化运作生产的副产品)、《最后的一击》(为一家玻璃工厂设计的方案)等。其中一件有意思的作品是他在1980年制作的《把寒冷的地下风转换成记忆的装置》。那是一个具有加热、冷却、振动、推、扩张、收缩、变形等功能的装置。三个硬木地板风箱由直径为十英寸的钢制弹簧支撑着，弹簧的两端分别固定在装有活动滑轮的木板上，木板有钢质的边框，绷着帆布。紧靠前面的是一个电镀钢质通道，其长度可以伸缩。悬挂在通道上面的是几张薄帆，由橡胶和束帆索制成，每张薄帆上有几个椭圆形的小洞。这些薄帆在进入通道上面的小切口时，被一个滑轮系统控制着，这个滑轮系统又被悬挂的一筐煤所平衡，这一筐煤被橡胶带拉着，目标是通道和风箱。轨道的对面是另一个装着原料的推车，推车配备有碾磨轮，也被橡胶带拉着，运送到一定的目的地。奥本海姆力图通过物体与运动、声音与外观的冲撞找到探索的对象，他想寻求一种符号来表达艺术的现状，在质疑的过程中，他试图颠覆任何形式的、雕塑的传统主题，以期到达“别处”。1984年，在《牛顿发现引力》之中，他使用了焰火，引人入胜的焰火宣告了传统雕塑的失效。舞台效果和舞台手段的借用，使物体与它所传达的意义之间相互侵犯，营造出失衡感，一种悬置的状态。

九十年代的一系列装置中，奥本海姆对意义的等值、意义的转换和悬置很感兴趣，如《吻》、《旋转接吻》、《消化生日》《踢》等。其中的《消化生日》是悬挂着的人形，横卧着，肚子处生长着生日蛋糕的蜡烛，蜡烛尖上亮着灯。他要表达的是拥有生日蛋糕和享用生日蛋糕发生的同时性。不过，把蛋糕蜡烛连同人一起置放在吊灯的位置上，又增加了意义的繁复性。可以说九十年代，奥本海姆的作品更具有隐喻的解释力，同时，作品的构成因素更加的多元性，而有一点他自始至终都是一如既往的，即作品更多的是属于工作室之外的领域。九十年代后期直到2000年的作品中，他都在运用准科学的观念来反对绝对观念，试图打破一切现存的固有的偏见。如1998年在纽约百老汇前面制作的装置作品《约会》，2000年在密苏里的堪萨斯城制作的《表演雕塑》，在后一件作品中，他把烟囱变成了一件管乐，把烟囱的通风道与管乐的声音产生的通道联系起来，其意义在于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模式，以这种方式，人们在走进烟囱的时候，自己也在演奏着乐器——演奏着建筑本身。

奥本海姆的艺术形成众多的兴趣点，涉猎的领域像众多散落的岛屿，有绘画、雕塑、行为、影视建筑、城市规划以及一些很难定义的领域。不过，他所关注的并不是每一个独立的领域的意义，而是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各个岛屿之间形成的星罗棋布的网络状态，使整个网络系统在创作的过程中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事件，影响力以及形态。他从1967到2000年之间的艺术探索行为既不是在重复自己，也不是直线向前的行为，而是一条不断对一切质疑的行为，沿着那些源于“生活”的无法预见的事件、流动的图景边缘蜿蜒前行，其结果是致使他以模糊、幽深、迷宫似的方式来探索人类的外部空间和人体的内部空间。因此，他的作品是一个交点，一个十字路口：在这里，语言获得解放，它所产生的意义可以转向任何一方，而这种转向就是观念的转向。正如他自己所说：“比

如说雕塑，它可以是地上的一个洞，不可移动，也不能封口，有的情形下还是看不见的。重要的是，现在是艺术家走出工作室的时候了，到真正的事件之中，在进行着的事件中去产生作品，这倒并不完全是因为外部语境影响了艺术，而是今天的艺术已经入侵到了这些语境之中。”^①

注释：

- ① Sharp, Willoughby. "Discussion with Oppenheim, Heizer, Smithson," Avalanche, Fall, p3. 1970.
- ② Lippard, Lucy & Chandler, John, "The Dematerialization of Art." In Art in America, New York, February 1968.
- ③ Kaye, Nick. Interview With Dennis Oppenheim, Art into Theatre: Performance Interviews and Documents,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1、聚会 装置 丹尼斯·奥本海姆
2、主题曲 装置 丹尼斯·奥本海姆
3、约会 装置 丹尼斯·奥本海姆

